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

主编◎达力扎布

# 《新疆四道志》校注

XINJIANG SIDAOZHI JIAOZHU

◎李德龙 / 校注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

主编◎达力扎布

# 《新疆四道志》校注

XINJIANG SIDAOZHI JIAOZHU

◎李德龙 / 校注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XINJIANG SIDAO



ISBN 978-7-5660-0733-9



9 787566 007339 >

定价：4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四道志》校注/李德龙校注.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660-0733-9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新疆—地方志 ②《新疆四道志》—注释 IV. ①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8538 号

《新疆四道志》校注

---

校 注 李德龙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6.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733-9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 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前言

中国民族史及中国边疆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消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社会学系，三校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汇集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古史和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分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方向，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傅乐焕、王锺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参加整理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由历史系和民族研究部人员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基本学术队伍，50多年来，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论著，编辑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献资料。近年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等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学科被列入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建立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

本中心的宗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在充分利用汉文史

料基础上，鼓励发掘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注重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努力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中青年学者，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整理出版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史料，并进行研究，是本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文献资料丛书》将收入本中心整理研究的有关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的文献资料成果，通过出版这些文献资料，我们希望能给学术界带来一些新鲜的资料 and 使用的便利，促进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的深入。

在本系列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项目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学校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领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领导，以及所有参与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达力扎布

2008年11月20日

# 目 录

清稿本《新疆四道志》考（代序）	（1）
一、关于《新疆四道志》的存世状况	（2）
二、《新疆四道志》成书时间考	（4）
三、关于《新疆四道志》的作者	（6）
四、《新疆四道志》的特点	（9）
五、《新疆四道志》的缺陷与文献价值	（11）
校注说明	（19）
<b>卷一 镇迪道属图说</b>	（21）
一、迪化县图说	（21）
二、昌吉县图说	（36）
三、阜康县图说	（47）
四、奇台县图说	（55）
五、绥来县图说	（64）
六、镇西厅图说	（72）
七、吐鲁番厅图说	（81）
八、哈密厅图说	（88）
<b>卷二 阿克苏道属图说</b>	（98）
一、温宿州图说	（98）
二、拜城县图说	（104）
三、乌什厅图说	（108）
四、库车厅图说	（114）
五、喀喇沙尔厅图说	（127）

卷三 伊塔道属图说·····	(145)
一、绥定县图说·····	(145)
二、宁远县图说·····	(164)
三、库尔喀喇乌苏厅图说·····	(172)
四、精河厅图说·····	(179)
五、塔尔巴哈台厅图说·····	(189)
卷四 喀什噶尔道属图说·····	(206)
一、疏勒州图说·····	(206)
二、疏附县图说·····	(213)
三、英吉沙尔厅图说·····	(219)
四、莎车州图说·····	(223)
五、叶城县图说·····	(228)
六、和阗州图说·····	(233)
七、于阗县图说·····	(238)
八、玛喇巴什厅图说·····	(246)
引用及参考书目·····	(252)
后 记·····	(254)

## 清稿本《新疆四道志》考（代序）

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1884年11月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宣告新疆建省，刘锦棠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加兵部尚书衔，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次年，刘、魏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开府办事。至此，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结束了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等处将军以来长达近百年的军府统治体系，改变了“治军之官多，治民之官少”的局面，中央政府的政令从此得以通过新疆的道、府、州、县层层下达，从体制上根治了“政令不通”的弊端。新疆省的建立，便利了新疆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促进了新疆社会的发展，使新疆“荒芜渐辟，户口日增”<sup>①</sup>。新疆建省，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疆四道志》即是新疆建省后不久形成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然而，由于该书是一部手写稿本，自它成书以后至今，从未有过刊刻，因此，流传范围不广，研究极为有限，很多专门收集地方志的学者也未能见到此书，以至于权威性的《中国方志大辞典》、《中国地方志辞典》均未提及此书。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见到的研究成果就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戴良佐1993年发表的介绍该书的文章《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志书〈新疆四道志〉》<sup>②</sup>。很多与本书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属于一片空白。有鉴于此，笔者在对《新疆四道志》进行校注之前，首先要对这部稿本志书进行一定的剖析和介绍，对与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些研究和考证，对其文献价值做一简单论述。以此作为《新

① 《刘襄勤公奏稿附传略》卷十，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刻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之《刘襄勤公奏稿附传略》卷十。

②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第99-101页。

疆四道志》校注的序言。

## 一、关于《新疆四道志》的存世状况

地方志文献的编纂，以清代最为兴盛，光是新疆地区的方志就有近百种之多<sup>①</sup>，《新疆四道志》即为其中之一。现存的数十部新疆志书，绝大多数曾公开刻印发行，而《新疆四道志》却是一部以墨笔誊抄手写形式存世的稿本志书。

稿本《新疆四道志》原书线装为四册，按新疆建省时设立的镇迪道、阿克苏道、伊塔道、喀什噶尔道四道的顺序，每道各为一册。20世纪80年代，全国古籍地方志联合调查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此书的原本。当时的方志调查者知道台湾也藏有此书的抄本，因此，全国古籍方志联合调查形成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sup>②</sup>对于此书的记述如下：

〔光绪〕《新疆四道志》，（清）佚名纂，抄本。民院、台湾。传抄中央民族学院抄本：党校、民宫、甘肃、新疆科学。注：书封面题《新疆四道图说》，四道：镇迪道、阿克苏道、伊塔道、喀什噶尔道<sup>③</sup>。

《联合目录》记述的意思是：清朝光绪年间成书的《新疆四道志》，作者佚名，誊抄原本分别收藏于中央民族学院和台湾。中央党校、北京民族文化宫、甘肃省图书馆、新疆社会科学院收藏有从中央民族学院传抄的复制本。并特别注明书的封面文字和四

①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有新疆方志 110 种，其中有唐代一种，民国时期的方志 13 种，其余绝大多数为清代方志，但其中含有内容相同的抄本和抽印本和某些通志中的专志单行本，也含同一种方志的不同刻印本。北京籍古轩图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国数字方志库》收集中国旧方志一万余种，其中，新疆方志 65 种。在这 65 种之中，有些方志只是不同的版本，或者是重刻某《通志》中的某一部分，如该数据库《新疆国界图志》、《新疆建置志》、《新疆礼俗志》等，就是宣统年间（1909—1911）王树楠所编《新疆图志》中几个相应例目的内容。另外，还有些重要的新疆方志没有被该数据库所收录，如 48 卷的〔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12 卷的《伊犁总统事略》等。

②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下称《联合目录》）。

③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04 页。

道的名称。可惜的是，《联合目录》并未注明该书原本的卷数、册数等版本信息。

根据笔者调查，目前，中国大陆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套该书的线装原本。台湾可能藏有另一种抄本。大陆收藏《新疆四道志》复制本的单位，除以上所列之外，尚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等，但这些复制本全部都是出自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原本，复制的方式并非手工传抄，而是用复印机复制的复印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最先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复制该书者，将复制本装订成了五册，于是，后面的复制者在未见到原书的情况下，以讹传讹，仍然装订成五册，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该书的原本就是五册<sup>①</sup>。

另外，《联合目录》中注记的“书封面题《新疆四道图说》”是错误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原书的封面正中书名就是5个醒目的楷体大字：“新疆四道志”，并非“新疆四道图说”。倒是在书名的左侧分别列出了四卷的名称：“一、镇迪道属图说；二、阿克苏道属图说；三、伊塔道属图说；四、喀什噶尔道属图说”<sup>②</sup>。四卷的题目分别是“某某道属图说”，而不是“某某道图说”。实际上，从全书的内容来看，确实是新疆四道所属府、州、厅、县的图说，而没有每一个“道”的总“图说”。如“镇迪道属图说目录”，一开始就是“迪化县图说”，接着是“昌吉县图说、阜康县图说”等。因此，该书的原名应是《新疆四道志》，而不是《联合目录》注记中的“《新疆四道图说》”，原书的封面上也没有所谓的《新疆四道图说》。其各卷内容为新疆省四道下属府、州、厅、县的图说。

① 1983年8月新疆大学图书馆编辑的内部刊物《新疆大学图书馆藏古籍书目》第一辑《明清善本、新疆资料书目》第67页著录为：“新疆四道志四种，中央民族学院复印本，五册”。戴良佐《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志书〈新疆四道志〉》开头即云：“佚名《新疆四道志》是手抄稿本，四卷五册”（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这些关于《新疆四道志》册数的记载均误。

② 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抄稿本《新疆四道志》，参见李德龙主编《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丛刊》之《新疆四道志》影印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线装稿本《新疆四道志》，每页版框为 24.5×15.9 厘米，每页抄录正文 9 行，一般为每行 24 字，间有每行 25 或 26 字及双行小字自注。宣纸无边栏屈格，全部为墨笔楷书誊抄，字迹工整，全书只有两四处抄写者误誊贴改痕迹。仔细翻阅原书，便可发现，在书的不同部位钤有多枚颜色很浅、在光线不足之处很难看得出来的朱色暗印。经过笔者辨认可知，这些暗印全为原藏书家的篆刻印章，其印文为“海丰吴氏藏书”。表明该书原藏于海丰吴氏之家。海丰，即清代的山东海丰县，今为山东无棣。海丰吴氏，正是清代从顺治到清末十朝显列科名、九世累遗典籍的著名宦宦、文人望族、家藏万乘的吴家，著名的金石学家吴式芬及其次子吴重熹均为海丰吴氏的代表人物，吴重熹编纂的《吴氏诗存》、《吴氏文存》、《吴氏世德录》、《吴氏试艺》素有“小四库全书”之称。海丰吴氏不仅藏书颇丰，而且典藏善本、抄本颇多。因此，稿本《新疆四道志》曾藏海丰吴氏之家，自然顺理成章。随着世事的更迭，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建立后不久，抄稿本《新疆四道志》便入藏该校图书馆古籍部书库。

与中央民族大学藏本不同的抄本《新疆四道志》，还有台湾藏本，早在 1968 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就将其作为《中国地方志丛书》之一影印出版，可惜当时的大陆学者难以见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大陆各地陆续从台湾购进了该套地方志丛书。笔者将此台湾本《新疆四道志》与中央民族大学藏本相比较，发现二者内容完全相同，但属于不同的抄本。二者相较，中央民族大学藏本抄写工整，极少修改之处，而台湾本则抄写较差，全书共有三种字体，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影印者台湾成文出版社介绍说，此本影印的是清朝光绪年间抄本，但并未介绍原抄本藏于台湾何处，影印本上亦无任何收藏印章。

## 二、《新疆四道志》成书时间考

稿本《新疆四道志》没有序跋，没有明确的成书时间。但是，

根据该书的记事和相关资料，可以对其成书时间做出如下考察及判断。

首先，该书很明确是记新疆“四道”之志，而“四道”之名最早出现在光绪十二年（1886），也就是新疆建省之后的第三年，由于新疆在建省之前采取军府制统治，最高的统治者为伊犁将军，因此，刚建省时（光绪十年，1884），伊犁、塔城等地区仍由伊犁将军统治，该地区还未设立道级行政统治机构，当时只设有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到了光绪十二年八月，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奏请增设伊塔道，获得清廷批准，于是新疆四道正式形成。可见，《新疆四道志》的成书时间一定是在光绪十二年之后。

再进一步考察，《新疆四道志》中有“光绪十六年，查抚辕案由金将军于十年五月奏，添格登山卡伦一处”<sup>①</sup>的记载，因此，《新疆四道志》成书时间的上限应在光绪十六年以后。

《新疆四道志》成书时间的上限确定了，它的下限又是哪一年呢？笔者认为，应在光绪二十四年之前，其根据有二：第一，宣统年间（1908-1911）编纂的《新疆图志》载：“光绪二十四年，巡抚饶应祺复奏，设新平县。”<sup>②</sup>然而，通篇检索《新疆四道志》，也找不到光绪二十四年设立的“新平县”这一名称，因此，有理由说明《新疆四道志》编纂时还没有这个新设县，也就是说，《新疆四道志》编纂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之前。第二，据《新疆图志》卷一《建置志》可知，光绪二十四年增设的新平县，隶属于阿克苏道焉耆府。《新疆图志》“焉耆府条”载：“焉耆府，故噶喇沙尔回城……光绪八年，置噶喇沙尔直隶厅，二十四年升为府。”<sup>③</sup>在《新疆四道志》卷三《阿克苏道属图说》中，仍然列有“噶喇沙尔厅图说”一目，并没有称“焉耆府”，这也同样说明，《新疆四道志》成书于“噶喇沙尔厅”升为府级机构并改称“焉耆府”的

① 《新疆四道志》卷三《伊塔道属图说》之《绥定县图说》卡伦条。

② 袁大化修，王树楠、王学曾纂：《新疆图志》卷一《建置志一》，民国十二年（1923）刊本。

③ 袁大化修，王树楠、王学曾纂：《新疆图志》卷一《建置志一》，民国十二年（1923）刊本。

光绪二十四年之前。

从以上考证可以断定，稿本《新疆四道志》是在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之间编纂而成的。

### 三、关于《新疆四道志》的作者

如前所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新疆四道志》作者为“[清]佚名纂”，台湾及大陆学者也都认为该书作者佚名，不知具体为何人所作。这本是趋于一致的看法，然而，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原书的封页内，遗有一散页八行书宣纸，上有墨书文字数行，明确记载了该书的作者为王树楠。其文如下：

《新疆四道志》为名家王树楠先生编。内关新疆甚详，惜无刻本，得之甚难。按：《中国地方志书综录》亦未见。王树楠先生所著书目列下：

《新疆图志》、《新疆山脉志》、《新疆国界志》  
《陶庐丛刊》<sup>①</sup>：《新疆山脉图》、《新疆国界图》。

笔者询问藏书单位图书馆古籍部馆员“此散页为何人所写？”馆员称：“从此散页注记笔体来看，似是吴丰培先生所为。”吴丰培先生，祖籍江苏吴江县，1909年生于北京。1957年开始，直到1994年，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整理边疆民族地区古籍文献成果颇多。据馆员介绍，吴先生生前比较倾向于将《新疆四道志》的作者确定为王树楠，并曾在馆内对此书重新著录时将“佚名纂”改为王树楠纂。吴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古籍文献专家，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更是无人可与比肩的民族文献权威学者，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断，《新疆四道志》所夹散页是吴先生所书的可能性较大。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仅依据专业权威人士的主观臆断，而没有其他确凿的根据，就来确定王树楠为稿本《新疆四道志》的编纂者，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为什么研读过《新疆四道志》的吴丰培先生或其他人

<sup>①</sup> 应为《陶庐丛刻》。

会认为该书的作者是王树楠呢？王树楠是否真正编纂过《新疆四道志》呢？这需要做些具体考察。

王树楠（1851—1936），字晋卿，号陶庐老人、绵山老牧。河北新城人，光绪丙戌（1886）进士，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大儒，有人赞誉王树楠：“北方之学者，南皮（张之洞）以外，亦未能或之先也。”<sup>①</sup>王树楠的确具备编纂《新疆四道志》的学术水准。另外，王树楠曾在新疆从政多年，先为新疆候补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署新疆布政使，至三十三年罢官离开新疆。在新期间，王树楠创办纂修《新疆图志》局，亲自主持修成了116卷的《新疆图志》。辛亥革命后，王树楠曾任清史馆总纂、国史馆协修、编纂处总纂，参与编修《清史稿》14年（1914—1927），“未尝一日辍，可谓始终其事”<sup>②</sup>。先师王锺翰曾著文说，修撰《清史稿》“参与者先后百余人，而以柯劭忞、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金兆蕃等出力最多”。<sup>③</sup>可以说，王树楠充分具备编纂《新疆四道志》的能力和条件，因此，才会有人猜测，《新疆四道志》的作者很可能就是王树楠。

然而，可能不等于现实，王树楠的确具备编纂《新疆四道志》的一切可能，但是，在所有关于王树楠的学术资料中，均找不到任何有关王树楠编纂《新疆四道志》的证据。王树楠一生活了86岁，著述共有53种，680余卷<sup>④</sup>，真可称得上是文史兼通、著作等身。在王树楠的全部著作中，有关新疆史志的著书共有10种，全部是在设立了新疆省通志局之后写下的，最权威的记载是王树楠的自订年谱《陶庐老人随年录》，其中写道：

《新疆图志》开局以来，余自撰成《国界志》八卷、《山

① 叶昌炽：《王树楠大令记》，吴相湘主编《缘都庐日记》卷十，台北1964年影印版，第348页。

② 王会庵：《清史馆遗闻》，载《古都艺海撷英》，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490页。

③ 《中国历史大辞典》之《史学史卷》，王锺翰撰《清史稿》辞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434页。

④ 谢道弘：《陶庐全书书目考》，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国家图书馆藏陈垣先生遗书。

脉志》六卷、《兵事志》二卷、《访古录》二卷、《新疆小正》二卷、《礼俗志》一卷、《道路志》四卷、《土壤表》一卷。其《建置志》则余仿汉地志创撰一卷，而属同年宋子顿伯鲁照式续成之。《实业志》则余创撰《森林》、《渔业》二门，属门人钟镛笙叔续成，又经余意义改定润色，始成定本。<sup>①</sup>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新疆图志》总纂兼总办局务<sup>②</sup>的前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曾经为了编纂新疆省通志，亲自编纂了《新疆山脉志》、《新疆兵事志》、《新疆访古录》、《新疆小正》、《新疆礼俗志》、《新疆国界志》、《新疆道路志》、《新疆土壤表》即《新疆土壤志》等8种。另外，他还创编了《建置志》、《实业志》等部分卷次。王树楠编纂的这10种新疆志书，除了《新疆小正》之外，全部编入了《新疆图志》各卷之中，多数曾在民国年间单行刻印。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单行或合刻新疆志书中，均未见王树楠编纂《新疆四道志》的任何信息。笔者仔细比对《新疆四道志》和王树楠编纂的《新疆图志》两书，不但《新疆图志》中见不到与《新疆四道志》相似的体例，更见不到与《新疆四道志》相同的内容。设想，如果《新疆四道志》是王树楠在光绪年间所编纂，那么他在宣统年间编纂《新疆图志》时，势必会从前书中吸取部分体例或内容，然而，两者却没有一点相合之处。例如，关于“镇迪道”之“迪化县”条，在《新疆四道志》中，其体例是先载迪化县的疆域、八至、东西距离、经度纬度、然后是所辖64处村庄，接着是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详于地理位置、道路里程。而在《新疆图志》的《建置志》中，在讲到迪化县时，却十分简单，只记载了迪化县设置的时间（光绪十二年置）和户口（户七千三百四十二，口三万八千九百九十四）<sup>③</sup>。由此推断，稿本《新疆四道志》并非王树楠的作品。

上面提及的王树楠自己撰述年谱《陶庐老人随年录》<sup>④</sup>，是

①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之《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73页。

② 宣统三年（1909）刻本《新疆图志》首卷《新疆图志》纂校诸家。

③ 宣统三年（1909）刻本《新疆图志》卷一《建置》一。

④ 见《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年。

王树楠一生为官、为学的自我总结，在这本自撰年谱中，王树楠将自己一生所做的53种著述一一记录在案，就连王树楠文集《陶庐丛刻》中收录的和未收录的作品，《随年录》都有记载，但是，就是没有发现《新疆四道志》一书。因此，可以说，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新疆四道志》原书中所夹散页注记认为“此书为名家王树楠先生编”是个误解。另外，虽然这个注记多半为吴丰培先生所做的推论，但是，在吴先生做编审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仍然将稿本《新疆四道志》著录为作者“佚名”，这说明，即使这条注记是吴丰培先生所写，也只是他的一种推测，最终也不能正式确定《新疆四道志》的作者为王树楠。根据目前的研究，《新疆四道志》作者仍为佚名，其确认尚有待新材料的发现。

#### 四、《新疆四道志》的特点

《新疆四道志》的内容涉及晚清光绪朝整个新疆省的范围，是一部全省性通志。但是，相较于《新疆图志》等其他新疆省志，则显得过于简略。纵观全书，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文字简约，例目不全。作为新疆全省性的方志，显然应该将某一时期新疆全省的自然地理、设置沿革、政治制度、食货赋税、兵刑律令、艺文学校、人口兴衰、灾异救助、官宦名人、风物名胜等都有所标记。按照这样的省志标准，《新疆四道志》则欠缺的例目甚多。首先，未设专门的建置例目，缺载新疆省四道及其所属府、厅、州县的设置时间、历史沿革等志书的基本内容，个别地方偶有提及，也是只言片语，极为简略。其次，《新疆四道志》所载的每个府、厅、州、县之下，一般设有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等6个基本例目，个别的县、厅设有军台、部落或界牌等条目。但多个属县例目不全，或缺载“城郭”、或漏记“厂务”，缺漏最严重者如《疏附县图说》，六个基本例目，只有“疆域”和“山川”两目。又有个别辖区单独设立了“贸易圈”一目，如伊塔道之《塔尔巴哈厅图说》。正因为《新疆四道志》例目不全、记载不详，致该书文字十分简约，全书正文仅8万余字。